

景翔書簡

第二十期的「書評書目」有兩篇文章，一是葉洪生君的書簡，一是木易子君評李昂小說的短評，都引起我一些題內題外牽牽扯扯的感想。當然，這都是我個人做爲一個讀者的意見。

葉君的書簡是爲十九期「第三隻眼」專欄裏何夢石君一篇談「綺羅堆裏埋神劍」的短文而寫的，前面一半就他個人爲人立論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作了一番說明，後面一半則大部份在「反駁」何君的短文，也談了下他對書評書目雜誌，第三隻眼專欄，以及他自己作品的意見。要真不怪我遽下結論的話，我倒想說如果葉君能只寫前半就好了。因爲讀者（尤其是只看了何君短文，而未讀過葉君幾本著作的）看到那裏，就是可了解葉君的看法與作法，也自然會對何君的短文有一個評價了。

平心而論，何君的短文確有些俏皮有餘，評介不足。雖然「罵人的藝術」很高，態度上却有欠誠懇，予人以「徒逞口舌之快」的感覺。也唯其如此，我更覺得葉君不該以同樣的態度來「反擊」。

我和葉君也有數面之雅。如果看在我痴長幾歲，不怪我托大的話，在我印象中，他倒的確是一個有熱血與熱心，也很以「社會改革家」自期的年輕人。但也就因爲年輕，不免會如一般青年人那樣年少氣盛，易於衝動。常常在下筆爲文時，會不知不覺如他自承的「失之於過火」。葉君雅好武俠小說，若從中取譬，則書簡後半中的幾招幾式不免顯得心浮氣燥，以致失了準頭，甚至連對雜誌與專欄的意見，也很容易被誤會是遷怒而發，可說犯了武學大忌。這當然是句笑話，不過以葉君的抱負來說，如果一味燥進，不能有氣定神閒的大家風範，

却真是一件很令人遺憾的事。再說個武俠小說裏常見的例子，稱得上高手的大多能內外兼修，那份內功修爲，其實也可看作是修身養性的功夫。另外有在學劍前要先飽讀經書的，也有在習武前要磨鍊性情的人，不一而足。蕭毅虹先生在「熱心、熱血、冷眼」一文中勸葉君「稍事爲學，感情、文字各方面的沉潛」，可謂語重心長。言念及此，也許書生仗劍的葉君可以了解大家對他諷諫勸進的良苦用心了。

木易子君評李昂君的「昨夜」，拿勞倫斯的「查泰萊夫人」來作比較，我不知道該說恰當或是不恰當。因爲在我看來，「昨夜」中那幾段性愛場面 and 「查泰萊夫人」裏的一些片段極其相似。因爲英文和中文畢竟是不同的兩種文字，我當然不能妄用「抄襲」兩字。雖然這個詞還有廣義的解釋。但由我手裏的中譯本第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等章中的幾節看來，若說李君受到勞倫斯那本名著極大的影響，在意象與文句方面有相當（有意無意）的模仿，這種說法應該不算過份。

從「花季」開始，接下去又讀到李君的「婚禮」、「泥娃娃」等篇，我個人一直認爲李君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小說作者，當然後來也看過極端卡夫卡風的「長跑者」等並不成功的作品，到「鹿城故事」的前兩三篇，又恢復舊觀，叫人充滿期望。但是「鹿城故事」後來也弱了，尤其是談舞蹈部份，不知是不是在表達的技法上有問題，總給讀者一個他對舞蹈藝術認識得很淺薄的感覺，（或者該說「錯覺」？）而「人間世」和「昨夜」在題材的選擇上很「叫座」，但在處理的技巧和手法上，却並不很成功。我自己向來是主張寫作題材選擇不應受任何限制的，但是藝術和色情之間，總該有些差別，而這點分別又在作者所傳達給讀者的那份感覺上。

至於李君的文字，我一直覺得該有人很誠懇懇地告訴他說：他文句的拗異與不通順，是遣詞造句的能力與訓練不夠，而不可以當作是一種「風格」來看。一個文學創作者在文字上求新求變，就和一個畫家不肯只安於摹寫石膏像，或既有的具像造形一樣。是一種求進境的好現象。但是天下事不是都可以不循序漸進，而一蹴可及的。沒有良好的素描基礎與基本的繪畫訓練，就奢言抽象，現代的，其作品即使可嘩衆取寵於一時，也必難持久，何況爲識者不取。文學作品亦當作如是觀。